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梁宗岱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梁宗岱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4,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7}{8}$ 插页 2

1984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书号 10208·151

定价 0.60 元

出版说明

《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是作者在三十年代研究外国文学艺术的两本论著，当时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我国文艺界起过一定的影响。作者在这里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德、法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如歌德、罗曼罗兰、梵乐希、韩波等）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学上的探讨，他的一些独到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本社特将这两部论著合并一册出版。除标点符号按新式改动外，全文悉据原版排印，以存其真。

诗 与 真

目 次

序	(5)
保罗梵乐希先生	(7)
论诗	(26)
论画	(47)
文坛往那里去 ——“用什么话”问题.....	(53)
象征主义	(62)

序

在这《诗与真》底名字下，我收集五六年来写就的几篇零星的散文。

这迹近夸张的名字，不用说，是受哥德底自传 *Dichtung und Wahrheit* 底暗示的。可是立名虽似蹈袭，命意却两样。哥德底意思——如其我底了解不差，是指回忆中诗与真，就是说，幻想与事实之不可分解的混合，所以二者是对立的。在作者底思想里，它们却是它从粗解文学以来所努力追求，不偏不倚地追求，而且，假如境遇允许的话，将毕生追求的对象底两面：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

这几篇文章，我上面说过，是五六年来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景况下写的。作者思想与艺术底演变是不可避免的事。假如精明的读者在这里面觉到内容上相当的一贯与风格上相当的一致，那就全仗这一点努力与追求；假如这本小书敢企图对读者有多少贡献，也全在这一点努力与追求。

这并非作者自诩已经达到或接近他底目标——这目标也许将永远缥缈如远峰，不可即如天边灵幻的云。不过单是追求底自身已经具有无上的真谛与无穷的诗趣，而作者

也在这里面找着无限的欣悦了，正如一首歌底美妙在于音韵底抑扬舒卷底程序，而不在于曲终响歇之后。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京沪道中

保罗梵乐希先生

当象征主义——瑰艳的，神秘的象征主义在法兰西诗园里仿佛继了浮夸的浪漫派，客观的班拿斯(Parnasse)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后，忽然在保罗梵乐希底身上发了一枝迟暮的奇葩：它底颜色是妩媚的，它底姿态是招展的，它底温馨却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

文艺界有一种传统的误解：伟大的艺术家，必定是从穷愁中产生的。所以我们意想中伟大的诗人，不是潦倒终身，就是过一种奔放或流浪生活的人。固然，深沉的悲哀，有如麝兰底一缕芳馨，往往引导我们深入人生底花心；到了泪咽无声的绝境，我们便油然生打破沉默的意念。然而有一派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一往凝神默想，象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人生悲喜，虽也在他底灵台上奏演；宇宙万象，虽也在他底心镜上轮流映照；可是这只足以助他参悟生之秘奥，而不足以迷惑他对于真之追寻，他底痛楚，是在烟波浩渺中摸索时的恐惧与彷徨；他底欣悦，是忽然发见佳木葱茏，奇兽繁殖的灵屿时恬静的微笑。

可是倘若他只安于发见而不求表现，或表现而不能以建筑家意匠的手腕，音乐家振荡的情绪，来建造一座能歌能泣的水晶宫殿，他还不过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诗，象一切艺术一样，固可以写一刹那的感兴，瞬间的哀乐，但是诗，最高的文学底使命，仅止于此么？夜草底潜生，泉心的霁月，死的飞禽，累累下坠的果，以至婴孩底悲啼，睡女胸间停匀的起伏……一般诗人所不胜眷恋萦回，叹息吟咏者，对于我们底诗人，却只是点缀到真底圣寺沿途底花草，虽然这一花一草都为他展示一个深沉的世界；却只是构成巍峨的圣寺的木石，虽然这一木一石都满载无声的音乐。

神话底时代——无论希伯莱的还是希腊的——过去了，颂赞神界底异象和灵迹的圣曲隐灭了；英雄底遗风永逝了，歌咏英雄底丰功伟业的史诗也销歇了；人类底灵魂却是一个幽邃无垠的太空，一个无尽藏的宝库。让我们不断地创造那讴歌灵魂底异象的圣曲，那歌咏灵魂底探险的史诗罢！

保罗梵乐希(Paul Valéry)以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生于法国底舍提(Sète)，一个滨临地中海很小的却四方杂处的城。他底父亲是城里的统税局员，母亲是意大利产。他底祖先多是海员，到了他底父亲才从法属地中海底哥尔司岛(Corse)移来，岛中居民，至今犹有保存古希腊底遗风的。如其土地与血统对于文艺天才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梵乐希底先天已决定他是那一种天才了。

他底童年全被囚禁在城内的中小学校里。他唯一的消遣，就是从校舍底窗口仰观那一碧无际的天，俯瞰那比天还要蔚蓝的晴波万里的海，和天上的流云，海角的沙鸥，出没的白帆。可是对于这想象丰富的，虽然据他自己说是庸碌的小学生，这茫茫的天海之交，已足使他默识宇宙底旷逸了。考取了学士学位之后，他便到邻近一个大城蒙伯利(Montpellier)省立大学肄习法律。但他所孜孜不倦的，不是法律底研究而是读诗与遨游——曾经到过地中海沿岸，到过风光明媚的南方的读者，便知道他底诗怎样地浸润着地中海底波光涛语，丽日金星，和柠檬橄榄底甘芳，月桂与长春底绿影……是的，那在上晶朗而终古凝定的青天，在下永久流动的深不可测的碧海，正是他一切作品底共通德性底征象。

有谁不信重大的收获往往出于偶尔的机缘么？舍提与蒙伯利之间，有座名叫玛格龙尼(Maguelone)的古寺，是二世纪传下来而屡经修葺的。寺在古树丛中，绿阴深处，一半已圯毁不堪了，一半还好好地保存着留给游客看。寺顶有些婆婆的异树。为法国所不常见的，据说是鸟儿从非洲带来，不经意地遗下的种子，现在遂为该寺一种奇丽的点缀。梵乐希所以能在诗界有偌大的贡献，为法国诗坛，不，世界底诗坛放一异彩，也可以说是偶然的。他最先曾一度作海军将校梦。幸而学校笨拙的教授法使他和数学格格不相入，才不得已把这场恶梦割弃了。在蒙伯利习法律时，他对于文学虽表示极端的热忱，但他只以欣赏自足，毫无执笔底冲动。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底五月，在蒙伯利大学六百周

纪念会上，他和一个来自巴黎的青年邂逅，才决定了他对于文艺界永远的使命。

这巴黎的青年便是日后有名的热烈的肉恋底讴歌者，法国近代有数名著《卑列提斯之歌》(Chansons de Bilitis)与《婀扶萝嫡蒂》(Aphrodite)底主人彼得鲁易斯(Pierre Louys)。这两位青年——一个温文尔雅，双目澄碧如蓝宝石，一个爽直，真挚，衣裳楚楚——会晤才不过十分钟，器俄，波特莱尔，瓦格尼(Wagner)，和韩波(Rimbaud)，魏尔仑(Verlaine)，马拉美(Mallarmé)等名字从他们底会话中流过了，便站起来手挽手大踏步走着。他们底亲昵，使旁观者都不胜惊愕。未几便在人海中散失了。梵乐希从学校回到军营之后两日——那时他正在军役——前事差不多全置诸脑后了，忽然接到一封字迹雄丽的洋洋数十页的长信，里面所载的不消说都是一千八百九十年间一个努力文艺者底信条。翌年梵乐希在蒙伯利大学取了法学硕士底学位，便决计离开他底风和日丽的故乡，来到法兰西底京都，新世界文艺底中心点巴黎。

这时候浪漫主义底余威，已消灭殆尽。以文学界底拿破仑自居的器俄，也象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一倒而不能复起了。散文中左拉及其自然主义底党徒，和环绕着勒孔特李尔(Leconte de Lisle)的一般班拿斯派底诗人，正如荧荧的星座，辉映于文艺底天杪。可是，自然主义也好，班拿斯派也好，黄金中已现败絮，灿烂中已呈衰象，高唱凯旋的歌里，已隐约地露出力竭声嘶底征兆。文艺底空中，大众开

始听到一阵新奇的歌声，万千空前的曲调，有如一座神秘的幽林底飒飒微语，它底呻吟，它底回声，甚至它底讥诮，都充满了预言与恐吓，使当时文坛底权威悒悒然预感他们底末运。表面上看来，那一般青年诗人底言行，至少在当代人底眼光里，不免调侃与嘲讽底嫌疑。其实他们态度之严肃，求真求美的热诚与恳挚，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没有与之比肩的。这时候，那些青年诗人所宗仰的对象，已由器俄，由勒孔特李尔，而转移到已死的《恶之花》底园丁，和尚存的马拉美与魏尔仑底身上了。

这三个新领袖底名字，在我国文坛，总算是相当熟悉的了，虽然我不得不赶紧加一句：关于他们底介绍——波特莱尔还比较好些——直到现在还是片断而不正确的。但这也难怪，马拉美底伟大，就是在他本国，也是近年才给大众完全公认的。魏尔仑那种浅显，深刻，沉痛，婉妙，蝉翼一般的调子，又给一般无聊的诗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言归正题罢！马拉美与魏尔仑，虽同是当时青年诗人底老师，他们底生活，他们底艺术，却几乎都处极端相反的地位。前者是循谨和蔼，严肃有仪的中学教员，后者却是放浪无行，布希米人一样的生活。前者底诗是要创造一个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世界，后者底却是感情底自然流泻，不论清与浊。随从他们的青年，自然也划分两派。这区分是极粗陋的。因为马拉美与魏尔仑究竟不是两个敌系底首领，而是非常相得的朋友。追随他们的青年，也以周旋于两者之间的居多。

这真是法国文学史上底美谈：每星期二晚上，巴黎罗马

街(Rue du Rome)五号的住宅里,聚集着一班青年——当时及现在尚存的法国及欧洲文坛上许多显赫的名字。一灯荧然,在卷烟缭绕的重重薄雾中,马拉美对他们柔声低谈艺术上底各种问题。这班青年诗人都把他底话象金津玉液般饮了,灌溉出来的便是日后绚烂的象征之花。梵乐希就在这时候到巴黎,寄居于卢森堡公园附近一间狭小的房里。他那不愿意执笔的恶习是永远不改的。可是因为彼得鲁易斯底缘故,他开始和当时努力文艺的青年如联尼尔(Henri de Régnier)和纪德(André Gide)等混迹了。他们那时正创办一个名叫《角号》(La Congue)的诗杂志。他们都婉转地谴责他底懒惰。他被逼不过,才勉强写了一些诗应付他们,这些诗便是现在收集在《旧作诗谱》(Album de Vers Anciens)里的。鲁易斯更把他介绍给马拉美。于是巴黎罗马街五号,每星期二晚上,又增多了个极有恒极忠心的听众了。是的,梵乐希实在是马拉美最忠心最专一的门徒之一,就是马拉美所以能在法兰西诗史上占第一流底位置,至少一半是梵氏之功。据他对我说,他那时几乎无日不自远看见魏尔仑和一般青年诗人在先贤祠及卢森堡公园之间的一间咖啡店(就是现在的 Café du Panthéon)呼啸成群。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到一种“神圣的畏惧”,使他不亲就他。不久,马拉美底预言家般的直觉,也在许多青年中特别看起梵氏了,他底空前创作《骰子底一掷永不能毁除侥幸》(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一首极有趣味。极瑰秘的诗初脱稿时,梵乐希就是第一

个得先读的人。

梵乐希第一次在《角号》发表的诗是《水仙辞》(Narcisse Parle)。诗中所咏的,除了希腊神话中一个名叫水仙的美少年临流自鉴的故事而外,还有以下一段哀艳的逸闻:蒙伯利底植物园中,有一个无名少女底坟墓,相传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容格(Young)底女儿。容格晚年,曾与其妙龄爱女寓居蒙伯利。不幸她竟绝命客旅,蒙伯利居民因为他们是新教徒,不允把她葬在他们底墓园里。容格不得已把她私埋在此园中。后人怜之,为立一碑,碑上刻了“以安水仙之幽灵”(Narcissae Placandis Manibus)几个拉丁字样。植物园是梵氏在蒙伯利习法律时常游之地,深感少女之薄命,因采用希腊神话中水仙底故事而成诗。在一首诗中吟咏数事,或一句诗而暗示数意,正是象征派诗底特别色彩。《水仙辞》发表于《角号》后,它那惨淡的诗情,凄美的诗句,哀怨而柔曼如阿卡狄底《秋郊》中一缕孤零的箫声般的诗韵,使大众立刻认识了作者底天才,巴黎《时报》登了一篇恭维备至的批评。以后他更在《角号》及《山驼儿》(Le Centaure)等杂志先后发表两篇重要的散文——一篇是近年大众才了解而影响法国今日的作家最深的《与太司特先生之一夕》(Une Soirée avec M. Test),一篇是深奥谨严的《达文希底方法导言》(Introduction à la Méthode de Léonard de Vinci)——和十余首诗:有的精致如明珠底环佩,有的玲珑如荷花间的纱灯,有的娟雅如景德磁器底雪上一点胭脂,更有的缜素无瑕如马拉美底《天鹅》,都使读者对于这青年诗人抱了